



当代人文
译丛

说完了 LE DIEU QUI A TOUT DIT 一切的上帝

陆象淦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当代人文译丛○○○○○

说完了^{LE} DIEU QUI A TOUT DIT

一切上帝

陆象淦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完了一切的上帝/陆象淦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06. 2
(当代人文译丛)
ISBN 7-80190-903-8

I. 说… II. 陆… III. 人文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6818 号

说完了一切的上帝

· 当代人文译丛 ·

主 编 / 陆象淦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85117871
项目经理 / 王 静
责任编辑 / 王 静 陈振藩
责任校对 / 周 显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29.5 字数 / 376 千字
版 次 /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903-8/B·099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的话

在人类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中，人文科学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最古老的知识和学问之一。如果把半是神话半是记忆的口头传说，或者非文字的某些符号或图形记载视为人文科学的涂鸦时代，那么可以说人类在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同时，就产生了人文科学领域里的初步探索。但自古以来，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态度臧否褒贬，大相径庭，争议不断，大力颂扬者有之，根本否定其存在者也有之。

一般地说，人文科学是既不属于自然科学也不属于社会科学的那些学科的总和，其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特征，乃是以人文主义的精神来研究人类的价值和精神表现。就其发展的历史而言，人文科学发端于古代罗马政治家、作家和古典学者西塞罗培养雄辩家的教育纲领。后来，在滥觞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把人文科学研究当做批判中世纪神学的锐利武器，开创了从信仰到理性的划时代的转变。到 19 世纪，包括数学在内的古典人文科学教育纲领成为英美学院和欧洲大陆大学预科的基础教育。人文科学从最初界定的古典“三科”到文艺复兴时代的“五艺”，发展至今天欧美国家学者通常泛指包括现代与古典语言研究、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法学、艺术史、文艺批

评、艺术理论、艺术创作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在内的广阔领域，其内容和范围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和扩充，但其训练人的知识技能，弘扬人性和人道精神的基本宗旨却始终如一，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种共识。

众所周知，今天人文科学的所有学科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尤其是在当代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的科技革命推动下，革新意识、开放意识、跨学科意识、应用意识、问题意识和全球意识的倡导和确立，已经成为人文科学研究和教学广泛领域里的主流。科学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越来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人文科学本身的各学科之间，而且包括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跨学科意识、应用意识和问题意识的不断加强。惟其如此，正如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秘书长让·多尔梅松在《战斗在前沿》一文中指出，研究者今天的关注热点正在从以往的“我们知道什么？”转向“我们不知道什么？”他写道：“关于未知的问题，因而是一个近似性问题，一个关于征服的问题，一个关于和睦的问题，一个关于熟悉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边缘的问题。从我们知道的東西中获得对于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的启迪。这条道路的标志是一连串接连不断的发现，而已有的发现又等待、企求和呼唤有待做出的发现。”^①

同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的改变和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的崩溃，以及在当代信息革命推动下，信息传播的日趋加

^① 让·多尔梅松：《战斗在前沿》，载于《第欧根尼》中文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期，第4页。

速和同步化，研究资料的不断丰富和范围的扩大，世界正在成为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息息相关的一个联系日益密切的整体，人文科学领域里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主义”已经打破，以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的考察为特征的全球文明观或世界体系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认同。从全球视野研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文明，包括探索它们的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宗教、民俗及生存状态的著述受到广泛关注，而其中对于中国文明的研究，成为一大热点，方兴未艾。

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在其名著《会饮篇》中说得好，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追求真理和渴望智慧。一种是自命为神的人，另一种是无知者。前者之所以不追求真理和渴望智慧，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真理和智慧的化身；后者则因为无知。实质上，两者同出一源，那就是愚昧。柏拉图写道：“其实，使他们如此无可救药的恰恰在于他们尽管不美不善也不聪明，却沾沾自喜，并不渴望他们从未觉得欠缺的美德。”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能凌驾于时代之上，完全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产生的某些先验的模式和观念的影响。但社会的进步，实践的经验 and 科学研究本身的发展逻辑，开拓着人们的视野和境界。一些曾经被当做真理的假设被屏弃了，因为新时代的实践证明他们已经过时或者是站不住脚的。新的问题和答案，以及与之相应的新的观念和学说取而代之，在更高和更深的层次上认识、理解和揭示物质运动和世界发展过程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当代人文科学在理论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的再认识和创新，无疑构成这种认识进步和发展的无限过程的一个新的阶段和环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革命的和开放的，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它不仅能够而且善于批判地分析和借鉴当代世界文明的各种先进经验和学术领域里的优秀研究成果，与时俱进，实现理论上的创新。

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也就是文化、科学技术、人文和艺术不断进步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早就指出，无论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或者后来的启蒙运动，启动了科技革命，造就了近代科学之大成。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乃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的有効途径。随着以基因和遗传工程为标志的生物学革命的推进，一方面人类对于自身的探索 and 认识将有所新的突破和飞跃；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唯科学主义模式试图把人分割于不同的范畴之中，从而使作为历史创造者和认识主体的人渐趋消失，成为在人格结构和心理机制层面发生分裂的单向度的人。特别是国际社会围绕人类胚胎克隆和利用基因技术“改造”人性的最新争论，使世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生物恐怖主义”并非空穴来风。正因为如此，国际学术界的一些知名学者大声疾呼，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文教育，弘扬人文精神和批判理性，绝不能把人当做“物”或者与自然等同的“他者”。

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易经》中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和科学界强调科学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和融合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包括李政道等海内外著名科学家和两院院士在内的有识之士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分离成为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一大顽症，其结果是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狭窄，素质不高，虽然不乏优秀的人才和科研成果，但在世界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领域里能称得上大师级的顶尖人物却很少，得到公认的独创性成果也不多。所以必须把握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密切交融的大趋势，彻底改变应试教育，扭转只重视可以带来眼前效益的所谓实用知识，轻视基础理论，轻视人文精神和素质教育的实用主义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在教育理念上实现创新，真正认识到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教育的完美结合是现代教育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能够适应 21 世纪发展所需要人才的希望所在。素质教育离开了人文精神教育，不啻空谈。

CONTENTS

目 录

- 1 “正如毕泰戈拉派学者菲罗劳斯所说……”
——哲学、几何学、自由 伊姆雷·托思 / 1
- 2 柏拉图
——世界之镜与书籍 克劳德·安贝尔 / 28
- 3 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各种知识的相互关联与等级划分
让-路易·拉巴里埃尔 / 43
- 4 希腊哲学与百科知识 伊尔塞特劳特·哈多特 / 53
- 5 乌托邦世界观史撮要 罗兰·费希尔 / 70
- 6 单子与混沌
——莱布尼兹哲学中充满活力的因素 洛朗斯·布吉奥 / 90
- 7 科学发现的奥秘
——创意、语言、偶然性 贝阿特里塞·迪朗-桑德雷 / 110
- 8 精确科学、数学和人文科学中的个别性述评 雅克·阿梅 / 129

- 9 创造性的文化：数学和物理学 阿瑟·I. 米勒 / 154
- 10 死亡、偶然性与自我意识之发生 艾德里安·米尔维什 / 176
- 11 论合法性 托马斯·莫尔纳 / 200
- 12 哲学与拉丁美洲的诞生 弗朗西斯科·米罗·克萨达 / 218
- 13 当代非洲哲学
——对一种方法的探索 朗萨纳·凯塔 / 238
- 14 非洲哲学是否存在？ 坎普贝尔·S. 莫莫赫 / 261
- 15 关于非洲生成的哲学概论 让-戈德弗鲁瓦·比迪玛 / 293
- 16 圣言的无力
——说完了一切的上帝 雷米·布拉格 / 318
- 17 从伊斯兰教的观点看实证主义与传统
——凯末尔主义 穆罕默德·阿尔孔 / 346
- 18 异端两千年
——大事记 沃尔夫冈·瓦克尔纳格尔 / 364
- 19 撒哈拉南部非洲的若干新兴宗教运动 阿贝尔·库武瓦玛 / 388
- 20 佛教在西方的接受 弗里德里克·勒努瓦 / 402
- 21 苏非主义在西方的重新解读与改变 蒂埃里·扎尔科内 / 417
- 22 亚齐德人
——信奉天经者中间的口传宗教徒 扎伊姆·亨谢拉乌伊 / 436

伊姆雷·托思 (Imre TOTH) 1921 年生于沙特马尔 (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在攻读数学之后,先后执教于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波鸿大学、雷根斯堡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他的著作甚多,其中有:《非欧几何革命》,载于《科学史研究》,(1983 年),《数学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德文),载于《黑格尔与自然科学》,(1987 年),《数学思维:自由与真理、否定与创造》(意大利文),载于《科学思维与哲学思维》,(1993 年),《隐迹纸本——三角形的否定神学》(罗马尼亚文)(1995) 年。

1

“正如毕泰戈拉派学者 菲罗劳斯所说……”

——哲学、几何学、自由

伊姆雷·托思

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其佚闻录《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中,有一章专门叙述爱利亚的芝诺生平。

芝诺之所以出名,乃因为后来由亚里士多德广泛展开讨论的著名论题:运动的物体永远达不到其目的(预定的),因为它必须首先走过其余程之半(或者比半程更多的部分);跑得最快的永远追不上跑得最慢的,因为追赶者必须首先跑到被追赶者起跑的出发点。^① 芝诺的文风像伊索寓言一样言简意赅,^② 最大限度地精简:没有任何废

① 作者力求从希腊文原文迻译引文。

② 如果我们可以信赖柏拉图在其著作《巴门尼德篇》第一部分中所描绘的芝诺肖像,那么他无疑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人物。应该承认在漂亮和优雅的芝诺身上具有某种知识上的赶时髦倾向。时年 40 的芝诺乃是在雅典为伴的巴门尼德的挚友,而巴门尼德本人也是一个美男子,当时虽然已年过六十又五,但其贵族风度,加上他的美髯和飘逸白发,魅力依然。

话。达到结论所必需的一切无不直截了当地提出。

众所周知，“阿喀琉斯与乌龟”乃是芝诺的最著名论证之一。

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所谓的阿喀琉斯”。他还多少有点恼怒地附加上了一个讽刺性的评论，断言芝诺在其论证中引入著名的悲剧英雄，无非是为了哗众取宠。

事实上，我们可以在《伊里亚德》的第二十二章中见到一个出色的隐喻，使人隐隐约约地联想到芝诺所说的阿喀琉斯。阿喀琉斯要杀死赫克托耳，围着特洛伊城墙追杀。但是，这场追杀由于给赫克托耳提供保护的雅典娜·帕拉斯女神的背信弃义的诡诈而备遭曲折。荷马评论说，仿佛是在做一场噩梦，追杀变成了一场共同的梦魇：尽管眼看追杀者愈来愈接近被追杀者，但始终追赶不上；就被追杀者一方而言，却又始终不能摆脱其追杀者。最后，最高主宰宙斯的判决解决了难题。魔力终被祛除。跑得最慢、最为软弱的赫克托耳被他的保护女神所背弃，不得不清醒地面对不可改变的现实——它本身就是一个盲诗人的梦。跑得最快、最为强壮的阿喀琉斯终于追上了他，将他杀死。

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追杀赫克托耳”被引证为诗歌破格的例证：奇迹、荒诞、明显的谎言有可能是某种深刻的诗学真实的载体——真实的谎言。

辛普里丘在其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的评注中，曾对“悲剧英雄”的提法——亚里士多德用来专指阿喀琉斯——做过简要分析。辛普里丘评论说，这毋宁是指由芝诺转变为喜剧的那种悲剧，而且提出了一个新的脚本，让跑得最慢、最为弱小的动物——乌龟来扮演荷马史诗的英雄角色。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抑或辛普里丘和后世的绵延不绝的一系列评论家，都试图拒斥芝诺的悖论，却是枉费心机。芝诺的悖论冲击了一般常识，却迫使明智的理性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及其固有的缺陷：绝对不可能通过逻辑论证来反驳悖论。

那么，这样的立论归根结底意味着什么呢？一种毫无意义的拼图游戏，一种字谜，一种有趣的社会游乐？也许如此。但又如何解释它在过去和现在不断对精英甚至是最杰出的人物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呢？

众所周知，芝诺的“阿喀琉斯论证”是以纯数学结构的无限小推理为依据的。然而，人们往往看不到赋予它诱惑力的东西隐藏在某种超天体的（hyperouran）领域里，而这个领域初看起来同数学推理毫无瓜葛：应该承认还是否认某种行动着的无限的存在？

诸如此类问题的天然的位置存在于形而上学的思辨领域之中：哲学的领域。更确切地说，这个非几何空间乃是一个不可触摸的实体的空间，但又是比我们周围的客体更加持久、更加坚实的实在的空间。我们共同把这一非物质实体称为自由。

柏拉图在其著作《巴门尼德篇》中，重新提出并广泛地讨论了芝诺的论证。柏拉图将追杀运动从几何空间转移到了某种反时序的奇异时间的空间里。

在衰老的自然运动中，青年人追赶老年人，但永远不能在年龄上赶上——这是不言自明的——老年人，即使青年人比老年人衰老得更快。初看起来，这个论点具有悖论甚至荒谬的色彩：速度快的永远赶不上速度慢的。但是，如果这个论点颠倒过来，立即就会变成比辛普里丘所说的喜剧更坏的东西——一种荒诞不经的胡言乱语：青年人永远不会达到老年人的年龄。

然而，柏拉图引入了——同青年人追赶老年人平行——反向的追赶：亦即在从未来流向现在，再从现在流向过去的负时间里，老年人追赶青年人。在这个返老还童的运动过程中，是老年人跑得较快，青年人跑得较慢。因此，柏拉图将两种相反的历时态追赶同时展开：无限的衰老和返老还童。然而，在两种情况下结果是相同的：永远不可能实现年龄相同关系。

诚然，负时间与反向追赶不再是荒诞的想法。像奥托·阿佩尔

特那样的大语文学家曾在其评注《巴门尼德篇》的著作中用一页多的篇幅，来表达他对于反向时间之类想法的极端荒谬性和不负责任游戏的沮丧及强烈抗议。诸如此类想法竟然出自像柏拉图这样思维敏锐和深邃的人物，阿佩尔特感到莫名惊诧。

任何一个柏拉图的评注家都没有能解读柏拉图如此丰富地表述的隐喻的巧妙结构。据笔者所知，只有他的一个读者能够成功地深入这个强有力的负时间观念的真正内核：此人即是詹姆斯·乔伊斯。乔伊斯在其杰作《尤利西斯》的最富有魅力和最隐含深意的章节之一“他们的年龄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中，描述了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反向追赶。这里，乃是乔伊斯本人的两个化身斯蒂芬·德达鲁斯和利奥波德·布罗姆在近乎神经错乱的超现实主义的狂热历时代追赶中扮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角色。

负时间只是以次要的方式受柏拉图的关注。在《政治家篇》的一个很长的段落中，负时间的观念被赋予了运载一种社会政治乌托邦的角色，在这样的乌托邦社会里，生活是按照同既定的社会制度相反的结构来组织的。这是由大地孕育的人——巨人的社会。巨人们在年岁很大之时走出他们的母体，于是大地成为他们的坟墓。他们的出生时刻同相反的世界——我们的世界中的死亡时刻相对应。他们的生命是一种不断的返老还童，而当他们到达零岁——反向的出生年龄时，他们的死期来临了。

这个巨人乌托邦的道德是一目了然的：一个在结构上同我们相反的社会是一个自身协调的和完全可以设想的观念。

柏拉图附加于巴门尼德头上的游戏确实是荒诞的，但是，依照柏拉图脚本自身固有的语汇，它又是一个艰难尤其是十分严肃的游戏。因为，同时的双重追赶——无限的衰老和返老还童的奥秘，都向着年龄相同的超限关系汇合（这对于两者都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这个奥秘是可以破译的。

实际上，《巴门尼德篇》中的整个无限双向追赶，正是代表了柏

拉图哲学的精髓思想，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证词——尽管充满批判性的甚至恶意的琐碎评注——，柏拉图本人称之为不定的二即大于与小于、过度与缺少。

在《巴门尼德篇》的杰出的历时态隐喻背后，可以发现“阿喀琉斯论证”除了与之相伴的难以解读的——但同样具有惊人的严格性和深不可测的深刻性——哲学思考，还隐含有它所运载的实际的数学问题，柏拉图对这个问题也做了既怪诞又精到的论证。

因为，柏拉图懂得，数学推理的冷静只是——用保尔·瓦雷里在另一个场合下使用的话来说——一个伟大的精神事件的表述。

事实上，这意味着非理性巧妙地——既出乎意料又不受欢迎——闯入了毕泰戈拉派在本体论方面封闭的逻各斯世界——理性本身的世界。

用更加接近于通俗语言的术语来说，这是指下列问题：是否可以说存在着诸如我们每个人熟悉的、称为“2 的平方根”那样的无理数？

无理数乃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中性色彩的技术术语。这个术语本身起源于古代，而且已经得到德谟克利特的一个片断和柏拉图的对话录证明，他们谈到了无理线和不可表达对角线。

但是，像柏拉图对话的其他许多段落一样，它使人隐约看到相同年龄值——一个统一的和不可分的“一”，其确切的和不可变的位置存在于一个超限领域，青年人和老年人沿着两条无限的轨迹同时而又徒劳地向它汇合——乃是非理性的和不可表达的，并且可以通过这个不可表达的数来正确地衡量，而这个不可表达的数只能用其元语言的称谓来表示，亦即今天已成为日常语言的普通流行表述的“2 的平方根”。

学园的几何学家们人人都对毕泰戈拉派的无可辩驳的证明了若指掌：在逻各斯世界里完全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数。亚里士多德向我们传授了这个证明的一个变体：这样一个数的存在意味着明显的

逻辑矛盾，在他的范例中代表逻辑悖论的范式。斯塔杰拉斯人亚里士多德还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这严格的数学语境里提到非理性和不可表达之类的语词。

然而，柏拉图却单枪匹马地承认这样的非理性算术客体、诸如“不可表达”这样的词语的现实存在，而它们在现在言语的某种有限话语中是完全难以分辨的，是数的统一的和不可分的名称，在对象语言中应该同算术元语言的“2的平方根”一词相对应。

在《厄庇诺米篇》中，厄庇诺米这个雅典的异乡人明确地和无兴奋地谈到了这些超越人的领域的不可表达的数，仿佛发现了某种名副其实的奇迹。他赞叹之情溢于言表，称颂这件事情对于任何一个能够设想和理解它的人都明显表现出神圣性。

然而，谁能够理解这个神数？谁能设想这个神数？

古代的职业几何学家们从来不承认最严格的辞源意义上的这类荒唐的数的存在。只有泰阿泰德接受这个术语，但仅限于指几何体——无理线的长。

柏拉图在《斐莱布篇》中，屡次大段谈到这种不可表达的神数的存在不可回避地隐含着的形而上学的意义。

在这篇对话里，无限的现实存在成为他思考的中心。每一个项都不受限制的不断的二（在现代数学文献中，它冠有“狄德金分划”这个技术术语的中性名称），严格以其极端为左右之界，并且一端向着另一端汇合。它们通过惟一的一个点状孔——两个无穷项的共同界限彼此分隔。

这个孔显而易见是一个点，一个统一的和不可分的“一”。一个点，从其辞源的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一个针眼，一个没有存在的虚空……

二的两个无限项的诸元素彼此之间有着较大和较小这种恒常的不等关系，而就其同它们的共同界限而言，那么即是一种缺少和过度的关系。它们的现实无限性绝对准确地界定着这个“一”——即

把二的两个存在领域分隔开的“非存在”——的端部和位点。正如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里强调的，因此这个“非存在”是可知的。对于它的认识即是对一种度量——其位置的确凿的和绝对准确的度量——的认识，而这种度量的表述乃是一个数。

对于这个数的认识所提出的问题，显而易见正是爱利亚的巴门尼德的问题：有或无。在《智者篇》中，爱利亚的异乡人——柏拉图的又一个代言人——着手将我们之父的这一言论提交给众人——伟大的巴门尼德，使之接受某种经过公度的讯问。以便强制其承认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存在”归因于“非存在”。也就是说，必须把“存在”归因于这个点的空间，借用《智者篇》本身的话来说，即是这个充满“非存在”的黑暗的地点-界限，它分隔着“存在”的两个领域——不定的二即缺少和过度的领域。

这是“一”与无限、界限与无界限的辩证综合，根据一般看法，我的尊敬的普罗塔克，肯定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不可能的东西：同一既存在于“一”之中又存在于实际无限的“多”之中，同一自身汇聚着界限与无界限。而且，不应该看不到处于二的这两个无限项中间的乃是一个数。但是，这一点一旦被揭示和理解，“一”便脱离无限并向它告别。

诸对立面，不等——他物（*ta alla*——我们用相异性一词所能描述的单一集合）、多和少、过度 and 缺少的无限多样性——与相等即同一和相同在完成这个活动之后，便结束它们的敌对的对抗，并随着引入可公度性与和谐的正确度量，它们产生了“数”（*arithmon*）。这两个〔对立面〕的后代——有限的“界限”与无限的“无界限”，它们在统一的“一”之中的联合，使存在借助界限的中介（*tou peratos metron*）孕育出（*genesis eis ousian*）正确的度量，而这种度量的表述即是数。

准确的度量，也就是说绝对的等同，显而易见是通过这个不定的二，通过其两个项——缺少和过度的两个无界限的连续系列来界

定的：二的两个项中的每一项，都代表着由一个外在的“不等”的等化过程所孕育的、“不等”的现实无限性，都是“一”，一个数——作为一个统一项的“不等”。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的一个著名段落中无可奈何地感叹道：一个“一”！

说得不能再好了。实际上，柏拉图本人也在《巴门尼德篇》的一个类似的上下文中谈到了“等同的幻觉”（*phantasma isotetos*）。

据笔者所知，只有两个作者能够成功地解读这段体现着某种纯数学精神的话。一个是新柏拉图派的学者波菲利，他的评注尚带有某种数学的幼稚性的烙印，尽管如此，却十分清晰地揭示了《斐莱布篇》的这些数学论证在柏拉图的讲义《论善》中的地位。另一个则是无限集理论的奠基者乔治·康托尔，他在发表于1879~1884年间的巨著中明确地谈到了《斐莱布篇》的这些论述，而对于数学语言的特殊文献学的惊人的敏锐性使他能够毫不犹豫地承认和确定这些论述是他本人关于无限的革命性观念的萌芽。^①

“非存在”到“存在”的这种转变——关于对界限的无限追赶，通过“他物”的无限性达到的“一”和“等同”，“不等”的过度和缺少——，同样在《巴门尼德篇》的辩证对话中占有中心地位。柏拉图用来源自超越人们一般常识的这种神圣迷狂——在他的《斐德罗篇》^②中对此作过广泛讨论——的同样口气，仿佛谈到了某种无时间的运动、某种突然的变形：即时性，本质上完全是奇异的东西，其位置处于时间之外。

柏拉图之所以赋予数学以在自由精神教育中的特殊地位，乃源于他对于以正义和公正为基础的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视。根据他的看法，只有数学、神圣的几何学才能引导精神走向超存在的实在，在

① 菲罗德谟在《学园史》（*Academicorum historia*）中，说柏拉图是测量学的建设者。这个术语选择得极妙，语义上十分接近于今天度量理论这个专门用语。

② 诸如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那样的大数学家和哲学家，将数学说成某种“神圣的迷狂”。这无疑是转述了《厄庇诺米篇》和《斐德罗篇》中的说法。